

凉山彝族自治州

文史資料選輯

第九輯

914

74

1-8月

凉山彝族自治州
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三

凉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内部报刊准印证

川内字第21—014号

政协凉山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凉山红旗印刷厂印

1991年3月出版

内部发行 工本费1.50元

2011/4/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六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 陆 铅
副主任 赵 智
赵乐群
委员 吴琪拉达
阿鲁斯基
阮国栋
王尔勤
主编 赵乐群
封面题字 许成章

纪念鸦片战争150年专稿

前　　言

鸦片烟毒已成人类最大公敌，旧中国受其祸害之深重，基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今值鸦片战争150周年，得凉山州各县政协文史委和州县史志部门同志大力支持、协助，本刊征集整理了一批资料作为纪念，藉以反映历史上凉山地方所受烟毒祸害之一斑。虽是历史陈迹，对今人后人仍有深刻教益。

欢迎这段历史的当事人、知情人、见证人继续惠寄自己亲历、亲闻、亲见资料。

编　　者

1990年6月3日

凉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目录

- 民国禁烟琐记 赵乐群 (1)
宁属禁政见闻点滴 宁文光 (7)
西昌鸦片祸害一瞥 林如渊 (13)
鸦片输入会理及民国时期的禁政 肖志鹏 (18)
陷入鸦片黑漩涡的越西 马童玉 (24)
鸦片在木属 夺取荣品 哥绒仁青
 口述 阿仲文翻译 王公和整理 (27)
旧档案记录的会理烟祸 肖志鹏 王黎 (30)
礼州古镇话鸦片 阮国洙 (32)
形形色色的烟馆 余体仁 (37)
鸦片酿成的人间惨剧 蒋 昭 (40)
烟贩下场 刘宗耀 (43)
鸦片战争之一——披砂抗铲经过 史景方 (46)
鸦片战争之二——坛罐窑之战 方 远 (53)
鸦片战争之三——鲁南山抗铲事件
 叶作云 (59)
德昌铲烟内幕 刘光辉 (62)
树堡烟案 肖志鹏 (65)
百年烟毒大扫除——五十年代西昌、凉山的禁烟

肃毒工作	孙兴盛 蒋大椿 石崇熙	(67)
西昌解放后的禁烟运动	李凯恩	(83)
拯救会理五万烟民	马英才	(86)
越西禁烟史话	石元荣	(91)
禁烟在冕宁	马文中	(102)
盐源烟鬼变人之路	曾月松	(106)
宁南解放后三次扫毒战役	雷玉泉	(108)
※	※	※
开辟凉山腹心地区的战斗	达贵文	(111)
盐边剿匪的回忆	李仕安	(120)
安葬、追悼丁佑君烈士经过	赵金奎	(126)
凉山彝民团的建立和发展	邓邦敏	(130)
彝民团在民改平冕中三次较大的战斗	罗正友供稿 王学谦整理	(137)
杉树乡的一次战斗	高廷华供稿 王学谦整理	(144)
金沙江畔新民争夺战	高登然供稿 拉 格整理	(147)
红毛妈姑彝族自治区始末	冯理隆	(151)
宁属的政治指导区	李仕安	(159)
震动西康的“胡罗事件”	陶开晋	(163)
西昌虫会见闻	赵开礼	(174)
西昌的工商业与发属历程		
巫克惠 朱柏荣腹稿		(180)
凉山彝族地区白银流通始末	胡定崇	(189)
周景西父子与大道生布	林 野	(205)

西康技专校史简忆	陈仁安	(209)
回忆康专首任校长李书田博士		
周栋吉供稿	陈仁安整理	(219)
冕宁卫生事业的创建	王康国	(223)
中国张紫衣传略	肖志正	(230)
阿都土司都龙光、都定臣的结局		
陈遂久供稿	秦应远整理	高 超审定 (232)
第八辑刊误		(238)
《凉山文史资料选辑》1~8辑目录		(246)

民国禁烟琐记

赵乐群

禁烟一事，提起话长。自清朝迄民国，喧嚷折腾百余年，始终禁而不绝。全国解放，人民政府才将其铲除。这里记的只是几件民国旧闻，但可供今人温故知新。

中国究竟有多少烟民？

烟民，指吸鸦片成瘾的人，亦称瘾民。清代官方文书即使用此词。它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军政官吏、男女老少都有。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言言殊。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烟民登记问题给各省县的训令中宣称：“全国平均，烟民占总人口数百分之六。”按当时四亿人计，就有两千四百万。这一数字何等惊人！鸦片战争前一年，全国烟民仅两百万左右，只占总人口百分之零点五，百年间竟增长了十二倍（见《文史知识》90年4期周源：“鸦片战争始末”）。烟民绝大部分是青壮年男子，正是抵御外敌的后备兵源，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国民体质如此羸弱，国势危殆可知。而这个平均数仅是以江浙等省统计推算的，极不准确。训令所指的那次烟民登记就不全面，禁政废弛的边疆各省区、军队没有登记，官商士庶大批逃避登记，四川有些县（如大足等）规定四十岁以下不登记。把这些加起来，平均何止百分之六。如西昌城厢镇人口不足一万五，持有烟民证的就有一千

七百余，占百分之十一多。同年，十八区专署公布的宁属人口总数为一百三十万，按百分之六计，只应有烟民七万八，而军委会参谋团的调查报告，仅西昌、会理两县就有十万左右，将近两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众多烟民不仅是国家忧患，而且是破坏社会安定的主要分子。他们什么坏事都敢干，翻阅一下民国时各地警察局、地方法院的档案就可证实，那些大小刑事案件，主犯十九是烟民，形形色色的民事纠纷多半与吸烟有关。报刊杂志连篇累牍议论烟害问题。因而烟民成为社会侧目，令人既憎且恨的特殊国民。

烟民也成为军阀官僚榨取钱财的对象。1936年前，四川大小军阀都以烟养兵，在割据区实行所谓寓禁于征。如1918~1935年间先后占据宁属的羊仁安、刘元璋，都强迫烟民必须去征收局领取烟民证（川中有的名为限期戒毒证），每证须缴钢洋五角至五元，每月另外还要交瘾民捐，金额均以其经济境况估定。然后又必须在他们开设的专卖店购买生鸦片或熟烟膏，否则重罚。

烟民，成为旧中国最头疼的社会问题。

国民政府的禁烟计划

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六年禁烟计划，规定自是年起到1940年止，将鸦片烟毒逐步禁绝，在中央及各省、特别市、县分别成立禁烟委员会，负责实施。军事委员会同时颁布《禁毒治罪暂行条例》，四川省也制定了《管制戒烟毒品规则》。1936年四川省禁烟委员会又颁布《禁烟检举登记办法》。但这些计划、命令、办法，并未得到认真贯彻实施，

甚至遭到地方当权者或明或暗的抗拒抵制，使禁令成了等因奉此的官样文章。六年过去，收效甚微。1941年行政院不得不再次颁布《查缉毒品给奖及处理章程》，1943年又重颁《查缉毒品奖惩办法》，四川省府还制定《肃毒竞赛办法》作为各县县长考绩主要内容。西康省府也印了十万张自欺欺人的禁烟布告，张贴城乡各地。直到1948年11月，即国民政府二次宣布“戒绝”之后，烟毒在全国仍是戒而不绝。蒋介石在“引退”前不得不颁了最后一道总统戒烟令《修订禁烟禁毒治罪条例》，此时腐败溃烂的国民党政府早已威信扫地，再有严刑竣法，对烟毒已无能为力。

西昌的禁烟运动

1935年3月，四川省府下令在全省开展禁烟运动，要求两年内禁绝。蒋介石在重庆、成都两次集会上讲话，提出把四川建设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第一要务是禁烟，要求党政军民上下监督实施，并把拒食鸦片作为实行“新生活”内容。同年8月，四川第十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在宁属各县掀起了民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烟运动。城乡各地张贴布告，成立各县禁烟委员会，停征鸦片烟捐，乡、镇、保、甲长层层具结保证执行，居民也要具连环保结，限期内如有种、运、售、吸鸦片者，轻则判刑，重者处死，财产没收，田地充公。城乡居民一户犯禁邻居十家同受惩罚。同时责令烟民登记自首，奖励检举揭发。西昌城厢暨礼州、黄联各乡镇红灯烟馆、生熟烟店被封，一些烟犯被拘禁，有些烟民家被搜查，存土、烟家具被没收。这些行动确实震颤各阶层，牵动千家万户。往日贩运销售鸦片的“知名”者或罹法

网，或转入地下，或遁往云南。

瘾民勒戒所

禁令颁布实施后，宁属各县和主要区乡都由官府设立了瘾民勒戒所（四川内地有的叫劝戒所）规定凡登记自首的瘾民必须分期分批进所集中戒烟，戒脱以后发给“烟毒戒绝症”，从此脱胎换骨成为良民，官府不再究办。

西昌城厢镇的勒戒所设在城内大水井景王宫后院，有所长、事务员、警卫兵五六人，瘾民由各保甲送来，每月一期，每期均在百人左右。前后办了几期不详。后戒烟所改为烟民调验所，再后烟民调验又改归卫生院负责。

烟民集中勒戒属于强制措施，成效确比自行施戒好。有些积习甚久的老烟民，在强制下受戒犹如在炼狱中煎熬，但多数均能闯过生死关，脱离苦海。也有少数出所后旧病复发，继续吸食的。

戒烟丸与戒烟诊所

禁烟运动兴起后，省内外一些投机商趁机设厂制造出所谓戒烟丸，在各地推销，成为一大行业。如西康省立康定戒烟医院院长袁才海制售的“万痛灵”就是典型。宁属各县也有药铺贩运经销，或者仿造此类丸药。这些戒烟丸仍以鸦片为主要成份，有的甚至掺入日本浪人大肆运入中国的白面等毒品。烟民服用后不仅烟瘾戒不脱，反而烟瘾大增，一天不服就不能活。戒烟丸成为鸦片代替品。官方明知其伪但不取缔，所以到解放前夕，渝、蓉、西昌市上仍有制造销售。

与此同时，各地又兴起了“戒烟诊所”或“戒烟医院”，大多数是江湖郎中、社会医药骗子所为。西昌城乡也有这类诊所，顺城街建宁电影院前就有一个，开业到抗日战争末。也有个别知名中西医增开戒烟科的。他们的治疗手段依然是服戒烟丸，只不过从增减丸内鸦片含量方面做文章。因而疗效不一。

宁属地方还兴起一种制做假鸦片烟的行业，他们以花生酱为主料，配上少许鸦片，制成品颜色及气味和真烟一样，外行很难辨别。这些假货和真货混杂出售或掺入真货中。据说行銷极畅，内地买主特多。而且这些从业者都是不领牌照，不纳营业税的家庭作坊，所以没有统计数可查。

六·三禁烟节

1839年6月3～25日，清政府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销毁了英商鸦片230万斤，大挫英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民国时，国民政府把每年六月三日定为禁烟节，逢这一天，全国都要进行纪念活动。

1937年起到1949年，西昌每年也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最盛大的是1940年那一次。这一年是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的最后一年，也就是禁绝年。但在西南鸦片烟毒并未禁绝，尤其是西康宁属烟毒还有蔓延，西昌更成为川滇烟民乐园，一些有名艺人如川剧界天籁、滇剧界戚少彬等都来此就食。虽说日寇侵略对禁政实施有影响，但地方官僚执行不力，阳奉阴违是根源。

40年6月以前，西昌行辕就发动了大规模禁烟宣传，出动军警宪特突袭西昌城内烟窝，抓了几十名烟贩、烟民。

六·三 这天在城内体育场举行了近万人军民大会，军政首脑一个个上台“表决心”，会毕还当众焚烧了几百斤鸦片。此后的禁烟节，虽是年年按时举行，但人们对它已由疑生厌，纪念活动也徒有形式，国民党官僚言不顾行，他们的禁烟讲话，谁也不信了。



宁属禁政见闻点滴

宁文光

抗日战争时，我在西昌《新康报》工作，所见所闻大都与禁烟有关，印象较深的有以下三件。

一、牌号众多的禁烟机构

那时西昌城内外，机关林立。两大系统中的十大单位，即中央系统的行辕、军政部11补训处（师级）、中央军36师、交通部川滇西路工程局和管理局、经济部西昌办事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西昌办事处，地方系统的宁属屯委会（相当于专署而人员级别略高）、24军西昌行营、24军411旅、宁属保安司令部；以及西昌县级机构、兵役、田粮机构等等，除个别如经办处、公路工程局外，都在办禁政，都在抓鸦片烟。这还不够，1939年后又陆续设置了一些专职禁烟机关。

最早的一个叫西康省肃清存土督办公署，是中央、地方合办。督办是省主席刘文辉、会办是行辕主任张笃伦，秘书长是刘文辉在宁属管财经的康季谋。下面的督收、会计等处处长、专员是财政部派来。所谓存土，就是百姓私有的鸦片，肃清即要百姓把烟交给公家去处理。如何处理？就是公家拿去卖，赚得的钱，中央地方瓜分。胡恭先先生六十年代曾有专稿揭露其内幕。

接着成立的是军法执行总监部西康禁烟执法监。这是中央直接派出机构，头头是执法监李伴奎中将，他和行辕主任张笃伦是同级。它下面除设有军法执行等处外，还有几个禁烟督察专员或督察官。其中专员有行辕三组少将组长徐远举，督察官有24军西昌行营上校副官长张怀猷、行辕政治大队上校大队长李自伟、36师上校参谋处长王柔德等。它成立后，仅1942年就处理了270多件烟案，审讯人犯840名，处死12名，判无期徒刑24名，有期徒刑164名。

之后又有一个宁属禁烟督察处，地址在三衙街，它实际是西昌行辕稽察组对外名称，头头就是行辕稽察组（即三组）少将组长陆清澄，冕宁人。

大约1940年时，涌泉街还出现一个西昌禁烟事务所，这一家是刘文辉系统的机构，康定、雅安及宁属各县都设有分所，下面还有缉私队分驻各地设卡把关。它名曰禁烟，实际上是中国专卖所。《西康史拾遗》一书对此有详细记载。

1940~42年间还有一个宁属清乡司令部，它的任务是维护治安和禁烟，而主要是后者。每次大规模铲烟都有它的部队参加，如德昌、宁南两次都出动了一团人马。司令是36师师长李志鹏，该师属71军宋希濂部，后调远征军。副司令是24军靖边司令邓秀廷，邓部本靠烟维持，他本人是大瘾客和彝区鸦片大掮客，这样的烟鬼也搞禁烟，可笑。

1942年后，西昌南门月城又出了个军警宪稽查处，由驻军、警察局、宪兵第三营组成，头头是24军411旅上校副官长郑少城。它本应以城市治安为主，但搞禁烟有利可图，也就以抓烟贩为日常任务。

二、形形色色的烟贩

那些年，宁属的军政官员包括保甲长，银行、字号、袍哥组织以及社会闻人，多数都搞过点鸦片生意。特别是几家银行、商号，依仗其军政背景，鸦片生意做得特别大。如和成、济康、西康、重庆、兴文等银行，他们实际是川滇当权人物的代理人，所以禁烟机构明知而不问。大商号如云南茂恒等四大纱商也是同样情况，他们每次从云南运来成百驮棉纱中都夹带着鸦片，他们的西昌分号也是鸦片批发站。这在西昌是公开的秘密。其他烟贩中也有成千成万两贩运的，如胡恭先提到的何星三、胡仲和。

使人惊奇的是军政要员还搞武装贩烟。24军少校副官殷海廷只是其中小卒。比殷职位高的是曾任冕宁、西昌县长的张植初，1945年他离任后即带了一连武装往来于雅康替刘文辉贩烟。地位在张之上的烟贩是宁属保安司令唐福珠，1947年初，他正要武装押送一批烟土出境时，被西昌警备司令部侦知，派出宪特突袭，烟土全被缴获。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徐家祠烟案”。事发，唐逃离西昌。缴获烟土，由贺国光派禁烟督察专员姚应龙、军统西昌调查室代主任袁方伯运了两箱去重庆上交。这批烟土，原来是西康省财政厅长、宁属屯委会代主委李万华等人所有，李因而不得不去职离昌。

刘文辉系统还有一个西昌团管区（西康省为师管区）司令任念觉，武装贩烟时在泸沽打死前去拦截的行辕特务营营长江煜章，使中央、地方矛盾激化，师管区司令部只好将任撤职。

刘文辉靠烟维持军队和政权是尽人皆知的事，他自己也